

第六章 結論：孟瑤與五〇年代文學

五〇年代文學曾在風起雲湧時，用熾熱炬火燃燒其時代之價值，然而也迅速在反共、戰鬥激情消褪後如春夢了無痕，沉寂了幾多時；在時間的滌盪下，許多學者重新的審視、爬梳與辯證，五〇年代文學又漸漸浮出歷史地表，並挖掘出更豐富、精緻的內涵。令人爭議的五〇年代，在今日台灣文學成爲顯學後，其價值與意義的呈現尤有更多值得探討之處；在歷史的長廊中，五〇年代這個多風多雨、令許多人刻骨難忘的年代，文壇上在反共與懷鄉的煩擾叫囂中，曾轟轟烈烈地上演一齣爲配合國家政策而揚聲吶喊的激情劇碼，在男性所謂的「驚心動魄的大時代」中，一群大陸來台的女作家們，在男性爲主流的天地中，悄悄地攻佔了一塊毫不起眼的小小角落，默默地播種耕耘，在長久與充實的辛勤植蒔下，卻也欣見繁花盛綻的一片女性文學新天地。

而五〇年代女性作家群中，許多原居於邊緣地位的女作家，一一得到研究者新的評價與關懷，唯在五〇年代執守終生信念，寫作時程長達四十餘年且小說數量豐碩、著作等身的孟瑤，卻因其作品資料蒐羅匪易與通俗小說地位的模糊而乏人間津。歷史的呈現是多元而複雜的，應在每一個時代見證者的敘述下，才能凸顯其完整豐富而真實的面貌。當眾多五〇年代女作家撥開迷霧重見光明之際，本文回溯五〇年代女性文本在反共政策要求下，所創作的小說文本論述之特色，並聚焦在五〇年代孟瑤的小說。

歷史的奔流綿長而無盡，兩性共同創造的世界，也一起經歷了大陸到台灣時、空無情的轉變，但因性別的差異，終究會展現迥然不同的家國視域，國族與

鄉土的認同差異和想像重塑，兩性呈現在文學上書寫的迥異現象，漸漸地在五〇年代女作家的帶領下，透過女性的新視野，看到台灣在地的美麗實象，她們描繪內心真實的感受，也積極在此地落地生根；屬於女性的世界雖然一直在男性視域下被遮蔽，但女性開始以自己的形式，展現女性獨特的書寫策略，挑戰男性強勢的論述方式，五〇年代女作家將台灣文學帶進另一番境界，她們成為台灣文學史上的奠基者與開創者。

孟瑤在 1950 年 5 月 7 日《中央日報》〈家庭與婦女〉版以〈弱者，妳的名字是女人？〉開始發聲後，至 1991 年完成《風雲傳》為止，這其間耗費四十餘年將近人生泰半的時程，她孜孜矻矻埋首於浩瀚繁盛的卷帙當中，寫白了頭、毀損了健康、也佝僂了身影，卻只換得歪歪斜斜地塵封在書架上古舊、破損、殘缺不全的書籍，甚或已成「註銷」、「下落不明」的失落文本。當連橫感嘆修台灣歷史時所遭遇的「徵文」與「考獻」的困難，更恐慌於「欲取金匱石室之書，以成風雨名山之業，而有所不可」的為難，以同樣的心情來面對著作等身的孟瑤，不禁令人產生相同的感慨。時隨境遷，孟瑤走過的人生歷程，與所投射在文本中的眾生百態，幾乎將在時代潮流的沖刷下，褪去它原有的美麗色彩而消失殆盡，面對孟瑤如此被冷落、漠視，筆者欲串起五〇年代人們對孟瑤的記憶，孟瑤那失落的文本亦應有它闡釋歷史的意義，也希望在綿延不盡的精神傳承下，重新揭開歷史中被忽略的一角，或許在填補了這小小的一隅後，能使歷史的建構更臻於完整也更接近於真實。

孟瑤在五四新時代的薰染下，承繼了五四時期感時憂國的文學傳統，也開創白話文學的嶄新風格；她的寫作材料從戰爭記憶、懷鄉情愁到在地書寫，隨著時間的流逝，在地的感情慢慢滋養之下，孟瑤的小說中也逐漸地呈現與以往文本不同的台灣情調，在她的筆下在地的情感已漫延、浸潤且深植於這塊異鄉土地，故土的芬芳雖依然留存在記憶的深處，但眼前這如世外桃源的小島，在女性安身立命的渴望下，卻已建構了一處新的樂園世界，這其間心境的轉折與變換，安於台灣家園的心境，是值得讚賞與喝采的。

五〇年代諸多的女作家中，孟瑤尤為其間自成一格者，其神速之快筆與豐沛之創作力，堪稱一絕。雖然孟瑤對於自己的作品屢稱之為「塗鴉之作，覆瓿而已」，然七十餘部鉅作又豈是這幾個字能作一概括，她說「寫作，是一條寂寞的路，有時費很大的心血，卻得不到報償，要忍得住寂寞，耐得住淒涼…」寫作這一條寂寞的艱澀路程，孟瑤卻身體力行了這些話，她的一生忍得住寂寞與淒涼，才能耕耘出一片廣大的文田，所以姚敏儀感性地評論道：「『她的人，忍得住淒涼；她的書，耐得住寂寞。』她就是這樣一個飲冰自守、默默含光的人。」¹這寂寞與淒涼孟瑤是受盡了，白髮如霜、體力耗盡而能留下七十八部不同領域的作品，這就是最好的見證。

孟瑤的創作一直在努力傳達她的人生智慧，她以慧眼觀察人生再投影為文字，發乎衷心地摹寫對婚姻、感情的悲憫情懷；對教育、社會的深刻剖析以至於對女性意識覺醒、民族氣節感慨的呼籲，雖然她曾自述：「自四十一年正式握管起，我幾乎日以繼夜在『多產』下粗製濫造，雖然由於稿約多，也是自己不惜於把自己貶為一名『寫匠』，思之可嘆。」²多產下的命運，使文學較易流於粗淺而不夠精緻，但孟瑤一生六十餘部小說作品中，她所關切的社會與時代的現象、人物情慾愛憎的轉折，卻不是憑空捏造彷彿建築在空中樓閣的幻象，也非一般言情小說者可以輕易寫出的愛恨情愁。評論者常以孟瑤是帶著關注婦女命運的創作動機步入文壇，就關切性別意識的使命感來看，孟瑤的角色是功不可沒的。她的思想大膽卻不激進，在傳統與現代的改革聲浪中，又深植傳統美德的根源，所以她能激切地呼籲與質問〈弱者，妳的名字是女人？〉也能在《給女孩子的信》中傳達傳統女教溫柔敦厚的婉約特質。在孟瑤所書寫眾多的小說文本中，孟瑤書寫亂世人生中小人物的無奈，見證了台灣社會的轉變與發展；在孟瑤龐大鉅作中，寫盡亂世當中的眾生相，將那離亂中人物的哀樂、生死與沉淪、昇華，結合在聲情的創作中，歷歷展現讀者眼前。

¹ 姚儀敏，〈一生筆耕幾人知—專訪著作等身遠遯山林的小說家孟瑤〉，《中央月刊》，1991年10月，頁113。

² 孟瑤，〈自傳〉，《孟瑤自選集》，台北市，黎明文化出版，1979年4月初版，頁9。

另一方面，若就文學的評價與地位來看，她的創作傾向由浪漫主義而轉變為服膺于寫實主義，她的創作內容豐盛，冠於同期其他女作家。取材寬闊、內容多變而筆法灑脫，又迥異於矯情畸形的吶喊式教條；且與言情小說有所區隔。但孟瑤的小說在表現技巧上流於通俗而淺薄，更因於孟瑤在創作時，對小說技巧之提煉與文字藝術雕琢上並不講究，所以她很難進入高雅的文學小說之殿堂，最後只侷限於在通俗小說的範疇中崢嶸獨秀。孟瑤的作品缺乏小說藝術最重要的象徵手法、張力結構、文字密度等，以致於筆觸單調少有變化；若就小說情節來看，孟瑤的小說節奏感靈活生動，擅於波瀾起伏的情節，故為曲折，但有時刻意安排的曲折情節，容易使小說流露出一股難以說服讀者的神奇巧合；而部份作品則流於直筆，缺乏曲折的餘意，難以令人產生回味無窮的韻味。另一方面她的部分作品，也存在題材、主題、技法上不斷的重複，或過分渲染不真實的愛情等問題，時而出現了粗製濫造的現象，尤其早期在連載的時間壓力下，同時往來穿梭於幾部作品中，人物性格的交錯與不連貫、情節未能安排妥當小說卻戛然而止的狀況，也時而令人錯愕不已。

吉廣輿曾一語中的公允地說：「孟瑤未曾受過正統文學寫作教育的洗禮，無從嚴格提昇小說寫作技巧與境界，終於造成她的小說不能超越通俗層次進入藝術境界的垢病。」³孟瑤的作品未能躋身在藝術的領域中，也一直處在文學評論者忽略的角落，這是她長期創作通俗小說的弊病，在狹窄的通俗小說創作領域中，又受制於本身才學與欠缺小說技巧、文字雕琢等功夫的影響下，使她的作品禁不起時代的考驗，一旦時空背景有所移易，她的人與作品即迅疾地淹沒在人海中，甚至不留一絲痕跡。與孟瑤同站在歷史轉折期，被痲弦譽為「台灣婦女寫作的燃燈人」的張秀亞，則曾寫下對孟瑤的評論：

孟瑤是任何一個面影，而任何一個面影也不是她！哪一個都是她，哪一個也都不是她！因為她的作品確如 T·S·艾略特所說：「作品是作者自己的表現，在作品上印上他自己，但絕非自己情感的表現，而是情感的逃脫；

³ 吉廣輿，《孟瑤評傳》，高雄，高市文化中心，1998年5月，頁128。

不是性格的表現，而是性格的逃脫。難就難在脫落了糟粕，而遺留下那宗晶純。」孟瑤是變幻莫測的，因為她有一枝魔杖般莫測的筆。⁴

孟瑤魔杖般莫測的筆，投射了自身的情感與性格，映照在她的身上的是世情的冷暖與艱辛，她的不流於俗套堅持自守的剛毅特質，也因此能造就她長久伏首書案創作源源不絕的動力；相對的在其本身才學與訓練的限制下，只能在通俗小說的領域中，靜待時間無情的考驗下，默默地承受淘汰的命運。孟瑤她是一位富有學者風範的優秀傳承者；也是一位成功的小說家，寫作態度嚴肅，而且做事與做人都是嚴肅而不流俗的。對於自身的成就，孟瑤個人的自評則悲觀地表示：

我這輩子最沒偷懶，最賣苦力的一件事，就是孜孜矻矻的用一支筆耕耘這片文田！年輕時，總覺得文章是自己的好，尚存有『藏之名山，傳諸其人』的想望，現在卻認為自己的書是不可能走進歷史了⁵

在時間的自然汰洗下，精心創作的作品「不可能走進歷史」，恐怕是所有文學創作者內心最深沉的傷痕，就此看來，孟瑤在晚年對自己的作品與文學的歷史地位，有著極為深刻的自省；同時也對自身在文壇上的「能力」與「努力」，有著覺者般的神悟，或許在孟瑤長久的創作歷程中，更留下了一絲絲的遺憾。

一如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文句「我正沉在河流的底層」，孟瑤四十餘年的創作生涯，猶如默默潛沉河流底層的潮水，她不是爭逐波濤頂峰所開出的朵朵浪花，那朵朵浪花所激起美麗的瞬間也不是她所嚮往的，她只是靜靜地守著這一片漫天的文海，緩緩為這一股浪潮注入活力，也在時光流轉的見證下，傳達歷史的任務。五〇年代的孟瑤埋首於孜孜矻矻的創作中，任憑反共、戰鬥的潮流波瀾洶湧、浪濤漫天，孟瑤耽迷於創作的筆與堅強的毅力，靜靜地沉在河流的底層，堅持而勇敢地為女性而發聲、為立根於台灣新故鄉而執著，她的光芒不是耀眼璀璨

⁴ 張秀亞，〈永生的花朵—我讀《心園》〉，《自由青年》，1953年12月。

⁵ 姚儀敏，〈一生筆耕幾人知—專訪著作等身遠遯山林的小說家孟瑤〉，《中央月刊》，24卷10期，1991年10月，頁114。

的，卻像是平靜而長久的夜燈，靜靜地佇立並守候著，不論是故園鄉土或是台灣
新生地瞬息的轉變，而傾其全力地貫注她的一份力量，雖然不耀眼卻恒久長存，
在歷史中留下見證的一角。